

《安徽题纲草稿》阅后

舒泽池

关于这篇《草稿》，看到一句评论：“以己昏昏，如何可能使人昭昭？”

这篇《安徽（按：原文如此，似应为安徽）题纲（按：原文如此，似应为提纲）草稿》，作者不由自主的从“引以为模拜（按：原文如此，似应为膜拜）的西方音乐”出发，把国民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界定为“音院简化版”，而且命名了一个奇怪的名字：“普级版”（按：原文如此，不知道是不是应为普及版）。接下来，说了4个“巨变”——对不起，与中国音乐无关，都是“引以为模拜的西方音乐”的“巨大变化”。虽是“模拜”，但是其实缺乏真正的研究，全无科学的概括和分析（仔细看看，哪是什么“巨大变化”啊），只剩下不由自主的称羨之心。而其后说到中国音乐，既无历史也无巨变，几千年的中国音乐文化不见了，只能从一百年前几位学西方的音乐家说起（李淑同不知何人，待查）——最奇怪的是讲着讲着，又变成“西方的500年”太了不起，中国“先是要”（注意：这是前提）有了“政治经济体制的建设，和物质基础”，“才能讲文化自信怎样建立。”意思很清楚，现在连“讲”文化自信的资格都没有，连“怎样建立”都谈不上，更

不用说“建立”了。果然，用一句“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”，把“我们所有的人”（当然专指中国人）都贬为同样的零点之后，在批判“空话”的口号之下说了更多的空话（包括那个“具身认知”）。不过，总算最后还是告诉我们“文化自信”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，可是没有看到作者的心得和体会，只看到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“怎么理解”的问句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使用了两个标点符号（?!），真不知道用这样两个标点符号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。在这个问句之后，《草稿》的结尾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所谓的“借鉴”（作者所理解的），而且罕见地以肯定的语气和“已经”的语态，作为结束。

看来“以己昏昏”的评价还是不足以概括这篇《草稿》。或许作者的内心其实并不“昏”而是十分清晰，但是表达上怎么看还是有点“昏”。

附注：关于“具身认知”，国外有人作了一个概述：“1.心智是来源于身体的；2.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；3.抽象概念大都是隐喻性的。”都是普适得不能再普适了，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，说了和不说真的没什么两样了。充其量是个西方心理学的第44号分支，和听得见的音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怎么就成了拯救中国音乐教育的“牛鼻子”了？这就是《草稿》所鼓吹的“借鉴”是吧？与我们应有的“文化自信”，

难道不是南辕而北辙吗？

（写于 2023 年 11 月）

COPYLEFT 作品

版权所有 · 自由传播